

勞 動 界

第一冊至第十九冊合訂本

勞 動 界

第一冊至第十九冊合訂本

影印者說明

“劳动界”(周刊)，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創刊，系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通俗刊物。这次影印的“劳动界”第一至十九号(缺第十三号)、最后一号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影印本的發行范围限于預約者。

工人出版社影印、發行

本册定价：2.80 元

一九五八年六月北京印刷

印数：1——796 册

勞動界

第一冊

九年八月十五日

七日一冊 每星期日

出版 每冊銅子二枚

總經售處上海法界大自

鳴鐘對面新青年社

演說

●兩個工人的疑問

陳獨秀

—— 1 ——

勞動是什麼？就是做工。勞動者是什麼？就是做工的人。勞働力是什麼？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沒有人工，全盤天然生出來的糧食，我們早已餓死了。而且把糧食收下來和運到別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地下生長的許多有用的礦產，更非人工去開採，不會自己出來的。磚瓦不用說是人工做成的，木料生在山上，不用人工砍伐搬運，他自己也不會跑到磚瓦一塊，自然替我們湊成功一個房屋。我們穿的衣服，自從種棉養蠶以至紡紗織絲織成布疋，那一樣離得了人工？總而言之我們吃的糧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來的，單靠天然的原料是不行的。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說什麼『勞工

『神聖』。但是有一個做工的人問我道，既然是勞工神聖，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為什麼大家都說做工的人是下等社會，不做工的人反來是上等社會呢？

我們為什麼要做工？我們為什麼要勞動？是因為不做工不勞動，便沒有糧食吃，沒有屋住，沒有衣穿。種田的人雖然自己做屋不織布做衣，他用勞力做米的糧食，可以供給做屋的人做衣的人吃用，因此可以說是拿自己勞力做的糧食換來別人勞力做的房屋和衣服。做房屋做衣服的人雖不種田，他能拿自己的勞力做成的房屋和衣服去換糧食，這也是分所當然。若是我們不做工不勞動，那便是自己一無所有，拿什麼去換別人勞力做成的糧食房屋和衣服呢？這樣的人要想有糧食吃有屋住有衣着，除了去做強盜扒手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又有一個做工的人問我道，有許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糧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沒得吃沒得住沒得着，有許多人勞一點力不做一點工，反來吃得很闊住得很闊衣服也穿得很闊，這還不算，還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壓在腳底下不當人看待，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爲甚麼要印這個報？

漢俊

爲甚麼要印這個報？因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無論是熱天，無論是冷天，天還沒亮就扒起來，上的上工場裏去，到的到田裏去，做的做事情去。天黑了，大家都睡了覺的時候，方才能夠休息。天天頂少也要做上十五六點鐘的工，睡覺頂多也不過五六個鐘頭。他們就是這樣苦，這樣做得多。他們還是住的沒有得好的住，吃的沒有得好的吃，穿

的沒有得好的穿。設若一旦害了病，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要餓起來了。弄得不好，房東還要來趕他們出去，衣服被臥也要當乾淨。沒有小孩子的人，自己還可以做叫花子去，免得餓死凍死。如果有小孩子，喊的喊餓，叫的叫冷，哭的哭，號的號，那就只好看着他餓死凍死了。

我們再看那做東家、有錢的人，一天到黑一點事情也不做，天天睡到多時候了才起來。起來了之後，不是父麻雀，就是談天。不是跑馬車，就是坐汽車。不是逛窯子，就是抱小老婆。不是逛大世界，就逛戲園子。他們雖然這樣一天到黑一點事不做，他們反有大房子住，好東西吃，好衣服穿，有馬車坐，有汽車坐，有小老婆抱，有大世界逛，有戲看。工人同他們這些不作事的東家，有錢的人比起來，已經是苦得不好說了。又還要無聊無聊的一天做到黑，那自然是更要苦了。所以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工人在世界上已經是最苦的，而我們中國的工人比外國的工人還要苦。這是甚麼道理呢？就因為外國工人略懂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中國工人不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印這個報，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了，或者將來要苦得比現在好一點。

國內時事

●拿辦安福黨的命令

八月七日，北京政府連發三令，第一令是據江蘇督軍李純電呈，王揖唐遣派黨徒、勾結蘇省軍警謀亂，查有實據，着褫奪軍職勳位勳章，通緝交法庭訊辦。第二令係褫奪安福俱樂部分子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鄧萬瞻臧蔭松張煊六人官勳，嚴拿歸案訊辦。第三令說邊防軍第一師長曲同豐，第三師師長陳文運，陸軍第九師師長魏宗瀚，陸軍第十五師師長劉詢，謙威將軍張樹元等，助徐樹錚等稱兵作亂，以致士卒傷亡生靈塗炭，着即褫去軍職官勳，交陸軍部依法懲辦，以伸軍紀。

●日公使保護親日黨

日本公使於本月十日，通告外部認徐樹錚等九人爲國事犯，由日本軍營保護。

●民國大會消息種種

聽說徐世昌對於國民大會已表贊成，但主慎選代表，不爲政客利用，討論應定範圍，議案取決開議。吳佩孚將聯絡直系各督及各省商學界，力爭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軍警對國民大會籌備會，決禁止。徐樹錚不贊成國民大會，恐難成立。庫倫商會代表謁貢總裁（蒙藏院），贊成國民大會。藏人代表亦謁貢表示同意。某名流贊成國民大會，惟對吳佩孚主張不甚同意，謂此事宜由國民自動，軍人政客不應干預。吳佩孚抵河南，與李奎元馮玉祥等聯合，聞與時局有所表示。

●西南消息種種

莫榮新擬任陸裕光爲攻閩總司令。陳炯明現願服從命令，提出條件。（一）助餉二十

萬元。(二)助子彈。(三)粵軍願當攻闕前敵，出發後各軍不得進駐漳汀。(四)如三款不能，則仍由粵軍維持漳汀秩序。聞岑莫對一二兩條已允，惟第三條不允。北軍咸致平派兵兩團進駐漳浦。軍府昨電詢，陳炯明不覆。將擬令免陳總司令職。

國外時事

●俄波戰事紀

過激軍離華沙砲台三十哩，波蘭情勢，極為嚴重。數方面消息，料華沙將於星期一日失陷。柏林且傳華沙居民現已奔避之說。但據每日新聞消息，華沙尚未十分危迫。英國援助波蘭至何程度，今未有表示。但據人推測，俄國各大城邑，現缺乏必需品，英國最能扼制過激黨者，就是厲行封鎖。路透電社巴黎訪員電稱，駐波蘭之協約國大使，均被扣留，高等議會將於今日集議。(倫敦五日路透社電)

國務卿柯爾貝氏昨在白宮與威爾遜總統會談多時，聞為討論波蘭大局。政府意見，(非公式)似以為如須防杜過激主義之蔓延，則有籌施軍事計畫的必要。衆意今日之戰事，不但關係波蘭之土地完全，而世界和局，亦有將被搖動之勢。各大員現正考慮促請威爾遜總統召集國會特別會議，而在常時，則須十二月才開會。(華盛頓七日路透社電)

今日午後發出的波蘭政府無線電稱，波蘭政府處目下不利的地位，以為勞農政府既拒絕

締結正規的休戰條約，則吾人至少須要求雙方停止侵逼的事軍行動。(倫敦六日路透社電)

德國工人決計不為運軍火接濟波蘭。波姆拉尼亞之波蘭人，連鐵路工人在內，已停止由波蘭運糧食前往丹齊。各項工業，恐將因此停頓，並有發生經濟的風潮。

英倫多處之勞工，定今日示威反對協約國輔助波蘭。婦女協濟會計有會員四萬四千人，發表宣言書曰，吾人不願視國民再為各政府之野心與妬念而犧牲云。(路透社八日倫敦電)

據柏林某報載稱，德外交總長西門士官稱，國會與政府決計拒絕協約軍假道德境，往助波蘭。如不得已，擬與協約軍開戰，以阻侵犯德國底土地。(路透社六日倫敦電)

國內勞動界

上海電工聯合會選舉會

本月八日午後八時電器工界聯合會，在白克路八百五十號開第二次常年選舉會。先由執行長李恆林，報告本月中籌備選舉手續，刻已就緒，係根據前次職員常會議決辦法。後由張茂生否認主會人，先將各會員來函開拆，將選舉票預先露布云云。繼由李恆林向衆宣言，謂選舉票上，均係註明姓名，而投票衆多，若再加以函件，恐難容納。此乃文明辦法，鄙意似無可疑。乃由胡裕庭馬家木汪孝康陳巖鹿等，主張今日當然正式開票，衆皆贊成付表決，通過。公推蘇祖上主席，曹菊人速記。衆起立歡迎。當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

及經過情形，並宣讀往來信件，復請衆推出唱票監票記票各二人。嗣由陳旺根推李恆林陳巖鹿唱票，馬家木推汪孝康胡裕庭監票，張榮棠推蘇祖圭曹菊人記票。當即向衆公開。計當選理事部十一人，爲胡崇崑張茂生邱阿三何德顯華對寶張鳳樓孫光耀俞錦榮畢雲章陳鈞模趙金木。復由被選票最多數爲理事長，應係胡崇崑當選。又評議部十一人，馬家木張榮棠胡裕庭蘇祖圭陳巖鹿張福生勵錫樵朱小廣李孫麒鄭安坤劉久華，票之最多數係馬家木當選評議長。又執行部李恆林爲最多數，應當選爲執行長。選舉畢，主席請衆起立，互行一鞠躬就職禮。主席又謂，將來本會如有介紹進出工作事項，須照介紹科細則辦理，年會日期，及地點，請衆討論。衆定本月二十二日（即禮拜日）下午八時，假雲南路慕爾堂開會。主席又報告前任名譽理事，暨執行部各科科长，是否更動。衆謂仍舊供職，無需更動，下次再行討論。時已十一時，主席遂宣告散會。

●上海米貴罷工的情形

袁實篤

今年五六月間，上海工界起了一回運動，這運動是什麼呢，就是因爲米貴罷工，五月初間，米價不過六七塊大洋一石，到了五尾六初的時候，就出十元以外，一天貴一天，到六月的十外，就比原價增加兩三倍，每石賣十六元多了。一般工人，每日每人所得的工資兩角三角四角不等，每人一日所消耗的，斷不止兩三角。譬如一日食米一升，小菜薪火決不下六七十文，僅僅這兩種合算來，就已經超過兩角，房租衣服，又從何處開消呢？所以一個

人的工錢，供一個人的消耗都還不夠，那些有老媽媽小兒子的無從養育，更不用說了。工人辛辛苦苦足足的做十幾點鐘工，都不供給家裏的老小和自身的必要用品，這樣的工還做什麼呢？勞工們所以做工，原為吃飯，今做工也沒有飯吃，橫直都是一個餓，遲早都是一個死，所以工人就決計罷工。罷工的首尾情形如下：

(一)在六月初十邊的時候，皮箱工人要求店主加工錢。那個時候米價，就已增加了兩元的左右了，工人的生活也發現困難了，所以就首先發難，差不多是此勞工運動的先鋒隊。極力要店主把錢碼改着洋碼，少少加些工錢，來解決吃飯的困難。那些店主就開會幾次，議決答覆的辦法，錢一千六百文，以洋碼一元三角照算，僅僅加了一點兒，工人不十分滿意，就想同盟罷工。後經這些店主勸慰再在福園雙方開會調解，照錢碼增加一成半，工人給店主的伙食錢就不改變，於是這個問題就了結了。

(二)祥生鐵廠的船工並火夫水手一起五十多個人，要求他的廠主每人一個月加工錢三元，廠主不肯，就罷工。罷了很久，都沒有解決。這裏又有點工二百多人，也要求加工錢，也不得，馬上就罷了工。後來不曉得怎樣解決，但是先前罷工那五十多的人，就已經外走不幹了。

(三)龍章造紙廠內揀選舊布的女工，要求廠主每日每人加工錢五分。廠主不肯，就全體罷工。聽說這廠舊布由店家包解，一時沒有解決，後來不曉得何如，再等調查。

(四)鐵匠鋪裏的小件工人，因為每一天所得的工錢只有二角五，飯又吃的多，伙食都不

夠。要求作主加些工錢，在南門外幾個茶樓上開會，限作主五日內就要答應。不曉得怎麼樣混迷糊糊的過了個多月，又提出要求來，要作主每日所給他們的兩粥一飯，改為兩飯一粥。此次要求的，人多半是無錫幫。他們的工錢更少，每日祇有一百五十文，十分好的做手，也不過每日兩角或者兩角多，實在過不去。又有一般鐵工，每月的工錢有三元至八元不等，實在不夠米食，在邑廟公所和富景園開會，議決向作主加工錢。屢次會議，議決要求作主每洋一元就加三角。若不能得，就停歇工作。作主果然不肯，所以再在富景園開會，限五日內就要達到目的，如再不肯，就罷起工來，後來如何，再等消息。

(五)紅木作的工人，相約罷工在小南門及荷花池各茶館會議，每一個人出洋一角，作為費用，向作主要求增加工錢，每洋一元，要加三角。那個時候，作主不肯答應，兩方面都不肯通融，沒有那個可以調停。過了十多天，得了和平的解決。多數的工人已經上工，但還有少數的工人不肯，天天集合，到處都去運動，鬧了工的也受了他們的影響。那班作主就告訴警察廳，警察廳就派人來壓迫，這些工人就個個都勉強上工了。

(六)開北水電工廠的工匠，天天在茶館裏會議，要求廠長加工錢三成。沒有聽得這廠長答應還不答應。

(七)日本人在此地開了二十多個鞋鋪，其工人九十人，要求店主加工資，店主不肯。大家罷工，也不得加一文。又有謠言說這幾個鞋店都要另招工人，又怕失掉了他的飯碗，所以沒有一點效果。

(八)南北市水木作的工人，由作頭發起再要增加工錢，阻止同行的工作。個個都要罷工，設若那個不服從就以武力相對待。過了幾天，工錢也沒有加一文，發起的人分別到南北兩市個個工場裏知照罷工。於是城廂內外大小的工作，都一律停頓了。(未完)

國外勞動界

各國婦女勞動運動的大勢

緒論

日本山川菊榮女士著
吳文菴譯

婦人做雇工，不管說他是對不對，東西各國，已經是很發達的了，隨着，他們底結合運動，也就漸漸把根基穩固了。但是婦人勞動，是因為大戰，弄進了步的，他那結合運動的上面，沒有個成例，好像是很受激勵。婦人結合團體，長長遇着了困難，各國都是一個樣子。這困難，有些是不熟練的女工通有的，有些是婦人的特別境遇弄成的。把他概括起來說，第一，就數婦人做雇工，是個暫時的性質，這個忘想。大概勞動階級的婦人，比中流婦人的結婚，還要早些，併且結婚是很容易的。這些婦人底職業生活，因為他自己想着，到甚麼時，是實在作工的，到甚麼時候，是不一定作工，還有他種預想的，所以把作工，當做了暫時的性質。實在就事情上看來，婦人做雇工，帶着永久性質的，還是不少，併

且總是日見加多，因為他們把職業生活，當做了到結婚為止，是個暫時的寄託，有了這習慣上的忘想，就在職業生活上面，沒有熱心，引不起興會來，做事也就總難熟練，勞働條件的改良，也就不大注意了。

第二，婦人勞働者裏面，很多貪玩的少女，他們心裏，還分不出好歹，也沒有担着，扶養一家的担子，比男子是大不相同的。

第三，婦人相當的家事，是男子沒有的。男子作工，拿着錢回家，就把家內的責任，一塊兒盡了，女子就不同，作工賺了錢之外，還有比作工繁雜，賺不着錢的家庭細事，不能不兼着料理。所以也沒有精力，也沒有閒空，來結合運動了。

第四，女子勞働者，因為不熟習的人多，工錢也自然少些，時間也自然長些，這種勞働，是很要耐苦的，所以要成立一個團體，維持一個團體，也就很少能力了。

第五，雇主欺負女子，恐嚇女子的事情，也比男子多些，因為女子多半是年輕沒有經驗的，說是爲首者殺頭就容易嚇倒，稍給利益，就容易籠絡，自然他們的團結，難得持久了。第六，女子從來的境遇，教育，不比男子，習慣上是處家庭，是孤立的，看這運動，很是冷淡，所以把運動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長長獻身來盡力做的，就很少了。

因爲這樣，婦人底結合運動，許多困難，是男子裏面，從沒有遇着的。但是婦人沒有團結，這害處，不單是在婦人方面，終歸要成男子勞働一個大敵手，弄到男女相食的地步，兩方面的地位，都要弄得低落下來了。所以各國男子團結，厭惡婦人的競爭，曾經着力排

斥過了的，到了今天，就知道自己愚蠢，反面又來着力連絡婦人，引爲自己的同類呀。

婦人結合團體，是只要婦人，獨立來結合呢？還是男女共同來結合呢？這是常常生出問題來的。只要婦人來結合團體，就不但是團員的變動很多，根基不大穩固，還要因爲男女對立，有狡猾的雇主，就對於男子團體，好用牽制手段了。男子團體，平素排斥女子，女子遇着罷工的時候，就要侵占男子團體的範圍，所謂擴張職業的範圍，這種弊害，就自然弄出來了。照這樣看來，分男女結合團體，兩面都有些廢解，反把勞働階級的一致，弄紊亂了，狠是不合算的。

如果男女共同來結合團體，是該甚麼樣呢？這時候，調和男女的利害，是很費事的，并且從來習慣上，到底把女子的要求，沒有當作事，是男子專制，隨便做去的。但是這個結合裏面，不管男子就是有了偏見，也不能不把這責任分給女子，就是女子不熱心運動，也不能不負這個重大責任。舉個例來說說，男子除了勞働時間以外，是自由的，男子定出來的開會地方，開會時間，總有青年女子，或是抱着吃乳小兒的婦人，不方便的處所，又婦人底智識，經驗，大概都比不上男子，講求結合運動的方法，自然引不起興味來。像這樣的運動，自然是男子占勝，弄得男子作本位了。要想脫這個狀態，就要在結合裏面的女子，自己覺悟，實際上不受男子的支配，自己確實能夠主張自己的要求，如果不這樣，就難望真正的解放了。

現在日本勞働團體的女子會員，友愛會有二千名（會員總數約三萬，大正八年十二月結

算)信友會有九十二名(會員總數一千五百六十九，大正八年十一月結算)好像只有這些的樣子。就人數上面看，實力上面看，都還不能夠弄出許多問題來。但是日本工場的勞動者，女子占了六成。細緻工業裏面，不要說的，是女子作中心，其他機器及器具工業，化學及雜工業的裏面，女子也是年年加多的，農商部的統計，工場分類多種，沒有一個的裏面，不見女工的。不問是甚麼勞動的爭論，女工總有關係，照着女工的向背，決定大勢的事情，實在不少。所以我想着女子方面，聯合運動的宣傳，是很重要，隨着研究外國這種運動的經過，也是很緊要的。

(未完)

調查

●上海申新紡紗廠一瞥

畸

這工廠裏的工人，大約有三千多人，開這廠的資本，大約要一百多萬元，每月的賺錢，大約有一萬元。房子都是西式的，規模很大，頭門有幾個警察站在那裏，是替這廠守門的。好像一個衙門樣子。我同幾個朋友費了許多工夫和手續，才能夠進去參觀。那時候廠裏的工人，許多正在那裏吃飯，我跑進去的時候，有一個工人剛進來吃飯，等不到他走近桌邊，那坐在那裏吃飯的一個工人，已立起來很小的盛一碗飯，雙手送到他的手裏了；我轉

頭問問朋友，才曉得他們的規矩，凡是初進廠的學工，必定要替師父（頭腦）拿飯的。我們再跑到一間工作的房子裏，有兩個才進廠來的工人，正照廠規在那裏拜師父；這拜師父的情形，真有些好笑，我就特別注意。在那裏看。有一尺長，三寸闊，四寸厚的木板一塊，兩頭有二個鐵釘，插上二斤頭的一對蠟燭亮閃閃的點着，板的中央有一個鐵做的小杯，可以插香的將木板放在桌子上。兩個學徒點起香來，向那白壁跪拜了三次，這拜的意思，就是拜這工場的。拜好了，再到師父的面前也跪拜三次。這師父拜過以後，再還有十幾個師父也要拜過，不過不跪下去，大概都是第二等頭腦。我轉身到樓上去，這樓有三層，機器的工作很多；空氣很濁，每層樓上有三四個監察的人時時怒目而視，注射到工人的身上，使工人不能夠休息一點，看他們的情形，實在可憐！再有許多帶冷飯的工人，要吃的時候，將飯放在小籃裏，用熱水來泡，就拿來吃了；但那熱水是有臭氣的，他們似乎吃慣了，也不覺得什麼。工人吃飯假使慢點，那監察的人就要來干涉，好像不准他再吃的樣子。

唉！上面這許多情形，可憐不可憐！並沒有盜賊，為什麼要警察守門？師父要學徒拿飯，是什麼道理？做師父的不是鷄狗，為什麼要人家飼的？中國的舊社會裏，本來有拜物的惡習，難道師父也是個『物』嗎？我看這兩個拜的學徒，年紀大概都在二十左右了，民國禮制，早廢了跪拜，無論見什麼人，都只要鞠躬，他們卻要去拜跪求生活，既然做資本家的奴隸，還要這樣去跪拜求做奴隸的奴隸。唉！實在可憐！

● 一個工人的報告

翼成